



【有友如斯】

□赵峰

跟马建喜一见如故，一顿饭的工夫，我就认可接纳了他。几年前，在筹备方荣翔先生纪念活动的筹备会上，建喜三言两语阐述，让我眼前一亮，他的建议让原有方案更丰富，且提升了一个八度。他思路开阔，一个地地道道的节庆专家。由此，我对建喜的敬慕悠然而生，也就一直想着得空私下畅聊。

好多事情，往往心情跟现实反着劲。好事需多磨，他第一次约我，我却早退了。他一外地画家朋友来济南，建喜晚上设宴款待，上午就打电话让我去作陪，没经考虑我就答应下来，因为是建喜邀约，下午赶在车流高峰期前往市里奔。我的车跟我快十年了，“交情”很深，舍不得换，攬了一身毛病。来的路上变速箱又犯了病，没法换挡，想在路上扔进修理厂，可又不愿意第二天上班挤公交。心里念着佛开，一路心惊胆战。谢天谢地！车如此念“旧情”，没把我扔路上，总算有惊无险到了目的地。

酒店紧邻大明湖、百花洲，就在明府城内。心想，老马如此悉心，请画家在此吃饭，再应景不过。但环境跟我心情却反着个，人来得早，因车却心不宁，坐不安，心里一直打鼓。心想如果吃完饭车趴了窝，很麻烦，到时会跟别人添乱，不如趁着天还亮去修理厂。便自作决定，下车库开车走人。

路上我给老马电话，说明情况，他嘿嘿一笑，并没有责怪，但话语中带着遗憾。朋友第一次约我，我就辜负了人家美意。后来再见到老马，有些话憋在心里，可又没办法表白。不厌其烦地解释往往画蛇添足，让很多本来自然的事情，变得像是编出来的蹩脚剧本。

又不久，在一个深秋，老马电话邀我参加他公司的年庆会。这次我不仅郑重其事地答应下来，且郑重其事地到会。珍珠泉小礼堂二楼大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，教授、文化学者、作家、画家、新闻界大咖济济一堂。参会最多的是企业家，多数是老马供职单位的合作伙伴。年会是公司总结，研讨下一步发展大计，为优秀会员颁奖，并着重研讨如何为会员服好务。会议很隆重，规格也够高。我没看议程，后来才知道被安排与几位领导一起启动战略合作仪式“彩幕”。

还是身体不争气，会议中途我肚子疼得要命，汗都下来了。悄悄地溜出礼堂，去附近药店买了药吃下。当时还拜托一同去的一位名家老兄，不用为我冠冕堂皇地提前退场找借口，实话实说即可。我这几年身体尤其不好，情绪也一直很低迷，有些病人的心态，能躲的事就躲。实际上，早些年我也不擅长与人交往，这是我的短板。那天本想着吃了药要是不济事，打算去医院的。中间那位名家老兄给我电话，问我能不能回去

参加启幕，那一会儿我正疼得不可名状。我知道这次一定把老马得罪透了，他心存美好和善意都让我给揉搓坏了，交情也会随之“一笔勾销”。结局会是我深怀深深歉意，一别两宽，各自安好的。可，好像过了半年，他发微信约我。那时我只是不喝酒，但身体恢复得不错了。老马的宽宏让我感动！如此一个朋友，没法不跟着学点豪爽，我不假思索，以最快的时间爽快赴约。到场的都是老马老乡，他俨然是领袖兼同乡会会长，能看得出他们老乡的密切，还有老马的好人缘和号召力。当晚，酒喝得惊心动魄，一个胖胖的小伙子当场就大了。那样的阵势我有些恐惧，总算坚持了一个整场。不过老马的酒局是多幕剧，第二场我只能缺席了。只是席间老马也不客气，把我上次中途退席的事给抖搂出来。不过，老马说事，还是那张笑嘻嘻的脸，并无义愤填膺。再说，能开诚布公，有话明说，这绝对是君子，是丈夫，比背后乱讲要好不知多少倍。

我是个闲人，加上身体欠佳，尤其喜欢独处。我想说的人家不一定愿意听，别人说啥我也未必入耳，争论是很无聊的。更重要的是怕影响大家情绪，一人向隅，满座不欢。我有空闲就打球、弹琴、胡乱喊几嗓子京戏。除非至交，几乎足不出户。人际对我，已丧失了最后的一丝热情。但到老马这儿，只能改自己的“规矩”。

跟老马“前嫌冰释”，他的活动我能参加尽量参加。从三五好友小聚，到浩浩荡荡的年会，我全部参与了。跟老马在一起，感觉就是痛快，在他那里几乎没有不行的事。他重朋友之托，做到的痛快应承，力所不能及的也要拼一把再说。老马的很多朋友都是“仗义”出来的，他有些像《水浒》里的柴进，和《隋唐演义》里的单雄信。

老马的大格局，是我难以望其项背的，老家话叫“打上鞋绊子也追不上”。他的忠诚，他的宅厚仁心，他的担当，他的“宁让天下人负我，我不负天下人”，何等气度！我想他若不成，上天都看不下去。遇上过不少“好人”，但迂腐；还有些人过分聪明，但多奸，一肚子小心眼。罕见老马这样的朋友，智慧、敦厚皆具。

老马是苍山人，苍山古称兰陵，以产优质大蒜闻名天下。还盛产一种著名的兰陵美酒，李白喝了都忍不住写诗“兰陵美酒夜光杯”。古时饮美酒，酒具也讲究，夜光杯如琥珀圆润透亮，看上去心生温润。细细想来，老马就该生在这样的地方，好山、好水、好地、好人。他的名字也很传统，建喜，起初我误为见喜。过去最红火的春节，大门口都要写“出门见喜”，床头也要贴“抬头见喜”。老马有张魅力十足的笑脸，逢人就笑。不由想起一首歌：“我一见你就笑，你的翩翩风采太美了，和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……”

□高军

后来燃放的烟花，品种十分丰富，个个奇特，朵朵绚烂，有的像天上的流星一闪而过，有的像各种艳丽的花儿绽放，有的像瀑布般直泻而下，可谓千姿百态，五彩缤纷，娇艳异常。更有一些特制的大型烟花，能在空中合成各种样子，每每给人极大的视觉冲击和震撼。

我童年对烟花的记忆是从新闻电影纪录片和《人民画报》《解放军画报》上得来的。那种璀璨的开放和呈现虽然和现在的没法比，但已足够让当时的我震惊了！可是那种美丽的景象在现实中我却一次也没有看到。那时候，能见到的烟花只有极简单的少数几个品种，价格便宜，普通百姓在节庆时燃放一下，除晦气，增加喜气，倒也其乐融融。

那时最常见的就是成串的小爆竹。一般一串编织着二十五个、五十个、一百个，两百个的就极其少见了。成串的爆竹中一个不叫“个儿”，而是叫“头儿”。普通人家大多购买二十五个“头儿”的，只有集体单位才会燃放一二百个“头儿”的。这种成串的爆竹至今还是城乡最主要的燃放品种，一直被青睐着传承着，那种连续的炸响能营造出浓浓的氛围来。简单的还有摔鞭、明子、大花雷。摔鞭是往地上一甩就炸响的，走着走着从衣兜掏出一个来突然甩在地上，一声炸响会引起很多人瞩目，小小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。明子是单个的小爆竹，在上头又卷了一个彩色直筒，里面放上一堆由硫磺、硝石、木炭混合而成的灰药（即火药）封装起来的。买来这个后，我会在燃放时将彩纸撕开一个小口，直立在地上点燃灰药，一个明亮的火焰儿燃烧起来，过一会儿才引燃灰药下边的引芯儿，爆竹就啪的一声炸响了。大花雷最外边包着大红纸，极为喜气，爆炸声很大。我开始不敢点燃，后来才逐渐大胆起来。大花雷的芯子蜷卧在上部的小孔里，燃放时需要先小心地将其一头挑出来，要是将深入到肚子火药里的那一头儿弄出来了，就燃放不成作废了。由于心中害怕，我总是点一下赶紧跑开，结果有时反复多次也没有点着，会引来周围观看者的善意嘲笑声。一旦点着，会先矮后高再矮喷出火花，最后才一声巨响炸裂开来。小时候，我总担心它不喷花就爆炸，因为我在卖烟花的那里见过几次这样的情景。

略微复杂一些的还有起花、二踢脚、一窝猴。起花是引芯儿朝下的单体爆竹，齐头粘贴着细细的一根杆儿，点燃后它会吱的一声钻向空中，在高处炸响。有时候把握不好，杆儿捏松了会掉到地上，在地面上乱钻；有时候捏紧了，它不向空中钻；也遇到过几次，一点燃就在手中爆炸的情况，手被震得麻麻的，手心手面变成黑色。二踢脚站立在地面上点燃，引芯儿在下部，点燃后先在地面上炸响一次，不久又会在空中炸响一次，故而有二踢脚之名。一窝猴中间是个胡萝卜粗约二十厘米高的圆筒，引芯儿和大花雷相同，下部一圈围着四个头朝下的小爆竹，它们的引芯儿从底部进入中间的圆筒，点燃中间的圆筒后，先是往上喷花儿，最后才一窝响地爆炸那四个小爆竹。

我们放得最多的是滴滴金。用旧绵纸卷成细条，里面装的是火药和铁末儿，头部黑黑的，尾部是一小节纸翼。点燃后往下滴落着小火花。黄昏以后手中拿着一根滴滴金四处显摆是大多少儿的心态。有时候也会奢侈一下，我会找个横着突出的地方，用唾液将尾部隔开一段距离一根根贴上一排，然后几乎同时点燃，就会形成一个小型瀑布，让人十分兴奋。

小时候，即使是春节和元宵，孩子们也没有多少烟花可以燃放，于是我就想自己制作。集市上有卖灰药（即火药）的，购买灰药远比烟花费用少。为了证明产品质量好，卖家都是用一块砖制作成烟花器具，放完一次再装入新的灰药重新点燃。我在一边看了几次，基本看明白了，就回去自己操作起来。那时候不缺少灰砖，并且质量远好于后来机器直接在田野压制而成的。我先找来一段粗铁丝，将一头敲成薄片，磨成刻刀。在一块砖的中部画一个圆，慢慢向里面凿成一个圆穴腔。接近砖的另一面时，要格外小心，留下的砖体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。最后慢慢在正中钻透一个小圆孔，找一段滴滴金作为引芯儿，然后开始在里面装入灰药，轻轻捣实。如果捣得太松，点燃后，灰药在砖腔就燃烧了。所以这一步极有技术含量，必须把握得恰到好处才行。最后用较干的泥封底，一个较大的烟花就制作成了。我做的烟花第一次燃放就成功了，它喷花的时间长，比一般的成品壮观得多。一些手艺学会而展示的机会太少，往往就会慢慢放弃，又加上自己慢慢将更多的心思用在学习上了，所以一共也没有制作过几次，但却一直没有忘记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所说的这些烟花大都消失了踪影。自己制作烟花的事儿当时就不多，现在更是不会再有了。记下这些童年的事儿来，应该也还是有点民俗意义。

【岁月留痕】

烟花记忆